

●陈家桢 周淑芳 著●

金学视点

情感与亚文化

中国三峡出版社

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

陈家桢 周淑芳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陈家桢，周淑芳著．—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223-320-1

I. 金... II. ①陈...②周... III. 金瓶梅—人物形象—
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176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010) 52606692 52606693

[http: //www. c - zgsx. com](http://www.c-zgsx.com)

E - 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市北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0×988 毫米 1/16 印张：27.5

字数：523 千字

ISBN 978-7-80223-320-1 定价：38.00 元

参与人类的终极关怀

(代前言)

—

研究《金瓶梅词话》已有多年，我们从一个纯文学欣赏者，到关注书中人物情感与相关亚文化现象，以参与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原点，试着写一点有关金学研究的东西，期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涩。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一块谈性色变的古老土地。《金瓶梅词话》是涉及到性的，相关亚文化现象亦大多与性有关，于是金学便不那么光明正大，研究者也便不那么庄重正经。

《金瓶梅词话》并不完美，甚或缺点多多，《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写道：“缺点有三，（1）过分作自然主义式的刻画和渲染，而缺乏正面的理想或人生意义之揭示。（2）在取材方面，鱼龙混杂，精芜莫辨，杂陈众多可有可无的材料；此外，不必要的描写连篇累牍，破坏了文字的节奏感，甚至有冗烦之失。（3）在丑恶人性及性欲方面的过度描写，容易使读者买椟还珠，错失书中主旨及艺术成就，反而把它当作淫书或低级的消遣读物。这可以说是受了当代淫风的影响。”连性解放故乡的美国人都觉得《金瓶梅词话》进行了“性欲方面的过度描写”，含蓄的中国人对此书乃至有关的人物言行不那么宽容，也就容易理解了。

《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也不够严肃。由于三教合一的价值体系发生蜕变，传统的价值观念渐趋泡沫化，使得明代文人把人生的追求从原先的考试做官转向市井的声色犬马，而人生目标的失落又使他们在为人文方面也出现心理异化。他们已与传统文人大相径庭，不再在兼济与自善间做二选一的考量，无意做高卧东山的才子，放浪山水的雅士。

面对明代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污浊尘世，心灵空虚的文人别无选择，只能浑浑噩噩，游戏于情天恨海，用最原始的情欲刺激来打发日子。由此，原本胸有“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文人，一部分变成了“坐家的女儿偷皮

匠——逢着的就上”的忒俗荡子。文如其人，忒俗荡子为文，便只能毫无悬念地产生至少在当时和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人看来同样是忒俗的《金瓶梅词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以高屋建瓴之势，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金瓶梅词话》的“严重缺点”：“首先，作者对现实黑暗的暴露，缺乏鲜明的爱憎和严肃的批判。作者暴露西门庆的种种罪恶，目的不是出于变革现实的进步要求，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作规过劝善的说教，想以此达到‘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目的。其次，小说对剥削阶级的腐朽糜烂生活肆意渲染，特别是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秽心污目。另外，作者在解释人生和社会生活方面，有宿命论思想和虚无观念，给人以漆黑一团的感觉，看不出一线光明。全书由于缺乏剪裁，对生活现象描绘精芜无别和细大不捐，有些描写过于琐屑，显得臃肿繁复。”

《金瓶梅词话》存在不足可谓尽人皆知，然而它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绝对称得上是一大收获，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横空出世，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青青世界。兰陵笑笑生是一个创新者，把小说从梦幻圣殿拉回到红尘人间。小说无论是在审美生存范式上，还是在探究人物心灵的深度和力度上，都堪称开山之作，以前无古人的态势傲视文坛。

《金瓶梅词话》进一步拓展了小说创作的思维空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社会城市市民为主角，以展示其爱恨情仇心路历程为主导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第一部同时从主文化角度和亚文化角度全方位切入，以多视角地演绎人物情感为原点的长篇巨制。小说人物的情感轨迹或丑陋，或高尚，或粗鲁，或优雅，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情感取向原本就是多姿多彩的，作者只是进行了还原与再现。

小说人物让人更难读懂，因为它不再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而是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且定型化程度大为降低。这对习惯于好人坏蛋低智阅读模式的广大读者甚至某些研究评论者来说很难适应，常常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然而，一部优秀小说不可能迅速提高人们的阅读智商与研究水平。在一头雾水的感觉中，人们的认知依然那么低智，咬定“淫”字不放松。如此一来，事情又变得简单了许多，重新回归到好人坏蛋的低智评价层面，以淫定论，于是乎天下太平，皆大欢喜。至于兰陵笑笑生与他的《金瓶梅词话》是否遭受不公平待遇，是很少有人愿意关注的。

幸运的是，国人在念念不忘《金瓶梅词话》“严重缺点”的同时，有时也会说上几句公道话。更有大逆不道者甚至给予极高的评价，因诸多研究者早有证引，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写道：“《金瓶梅》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史上有它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以前的一些著名长篇小说，大都是在长期来自民间说讲故事的基础上由作家集中加工、提炼的产物。而《金瓶梅》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从此，文人创作就逐渐替代宋元以来根据民间说讲故事而整理的话本，成了小说创作的主流。《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金瓶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注重写市井世俗情态，鲁迅认为是开了‘人情小说’的先河。它在创作方法上的写实特点，艺术手法的细微特点，对后来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金瓶梅词话》是咱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级伟大文学作品之一，对此好像地球人都知道，且多给予很高的评价。

《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写道：“《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虽然写的是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故事，实际反映了中国十六世纪末整个社会各个等级人物的心理状态，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佛教观点，对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法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条写道：“《金瓶梅》为中国十六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日本大百科事典·金瓶梅》条写道：“《金瓶梅》的作者不明，但从全书结构的严密性，文气与构思的连贯性来看，是出于一人之手。《金瓶梅》故事的发展形成了西门庆一家的兴亡史。故事的背景主要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主人公是这个地方上的富商西门庆。他用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财富，由行贿得到官职、地位和权力。全书以西门庆为中心，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西门庆的六个妻妾、妓女、男女仆人、各类亲友、大小官吏、军人、商人、帮闲、媒人、算命人、和尚、尼姑、道士、戏子……可以说是从朝廷大臣到街头乞丐，应有尽有。作者对各种人物完全用写实的手段，排除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传奇式写法，为《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描写现实的小说开辟了道路。”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金瓶梅》条写道：“小说共100回，写西门庆勾结官府，仗势欺人，谋财害命，蹂躏妇女的事迹，反映了明代中叶社会黑暗腐败的时代特征。人物刻画生动，尤长于写市井人情世态，细节描写亦细腻真实，但对男女关系有过分渲染之处。《金瓶梅》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

兰陵笑笑生大概只是凭借感性认识，从哲学层面认定人的正常异化诸种心

态，凶恶善良诸种行为，实际上并非泾渭分明，截然不同。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说的那样：“我从超越的存在中能了解到的是，我们所寻求的行为是一个纯粹的虚构。”沉沦与救赎本是哲学上相依相存的两个命题，可是兰陵笑笑生毕竟不是哲学家，更不是西方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具有哲人智慧的中国明代文人。他看到了世人的沉沦处境，却又不能给世人开出救赎的药方，只能透过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多无奈，几多悲哀。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认定《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哀书”，的确很有见地。可以说，小说中笼罩着悲凉的气氛，夹带着作者的侧隐情怀，演绎了人物身心的痛苦与无助。因缺乏可资利用的有价值的新文化资源，只好借用老掉牙且当时人已不太在意的因果报应观念等旧文化资源，以期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悟，达到对人生终极关怀的目的。东吴弄珠客够得上是火眼金睛，显然看透了兰陵笑笑生的良苦用心，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宗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33）

《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寄意于时俗”的长篇小说，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丑恶与黑暗。从西门府到朝廷，整个社会污浊一片。西门府内的争风吃醋，官场中的尔虞我诈，社会上地痞无赖的为非作歹，一切都昭示着风气大坏，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兰陵笑笑生真实地描写了情欲物欲对“天理”、“纲常”的背叛，却又痴想以“天理”、“纲常”来挽救那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以身体觉醒来实现生命价值的意义，却又希望以生命意识来唤起人类对情欲的节制。

围绕《金瓶梅词话》，作者与读者存在着两个二律背反的困惑。就作者来说，透过西门府这一透视社会的窗口，通过西门庆与“金瓶梅”等人的惨死，目的是让人警醒，凸现生命意识；还是张扬情欲享乐，甘愿沉沦，作者不自觉地陷入到二律背反的困惑之中。就读者来说，很少有人能理解兰陵笑笑生凸现生命意识的主观意图，津津乐道的是书中张扬的情欲享乐。与作者不自觉地陷入二律背反的困惑有所不同，读者大多是自觉地陷入另一种二律背反的困惑之中——观淫与蔑视。



如此说来，就存在着一个如何读《金瓶梅词话》的问题。清人张竹坡绝对是一位高人，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对此早已给出明确答案：“《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五二）“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五三）“读《金瓶》，必须静坐三月方可。否则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七二）说的真好。

二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它反映了客观事物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凡是能满足人的需要或符合人的愿望、观点的客观事物，就使人产生愉快、喜爱等肯定的情感体验；凡是不符合人的需要或违背人的愿望、观点的客观事物，就会使人产生烦闷、憎恶等否定的情感体验。

这里所说的情感是情绪与情感的统称。这两个概念在心理学上通常都定义为“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但它们又是有区别的，情绪是和机体需要相联系的体验形式，如喜悦、愉快、憎恶、惧怕等；情感是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体验形式，如道德感、美感、理智感等。

人类的情欲与动物是根本不同的。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因此人类的情欲就构成了人的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意识构成的另一半内容，即主体需要中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意识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金瓶梅词话》几百年来被定性为淫书，因而为人鄙视。书中鲜活的人物，虽说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都是多色彩的、立体的、内涵丰富的形象，却很少有人对其情感作系统的观照，这是令人遗憾的。《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上卷“清河晓风”对人物从情感角度作深层次剖析，这对于清除加于《金瓶梅词话》人物形象身上的种种恶溢的印记，正确评价这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并进一步认识这些人物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金瓶梅词话》的审美力量来自于对它所赖以生存的时代和社会的否定，之所以能够做到对时代和社会的否定，就在于它对人物情感的客观审视。我们试图梳理《金瓶梅词话》人物的情感线，沿着人物形象的心路历程去寻觅，亦即到人物形象的心灵深处去探究。这一研究远离了传统伦理道德所认定的美

善与丑恶规范，而注重发掘人物的深层情感，尤其注重发掘那些看似丑陋却符合人性的合理性的欲求。

中国人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此方式介入《金瓶梅词话》的研究，事情往往变得简单了许多。因为此中人物几乎清一色地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于是统统变成了“淫妇”、“淫棍”，其作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有的研究者似乎网开一面，认为此书具备审丑价值，同样让人有云里雾里的感觉。至于书中人物的情感诉求，是没有多少人去关心的。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又云，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上卷“清河晓风”以情感为切入原点，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有时竟也变得与书中人物一样大逆不道，全不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意，进行卧底式研究。结果发现了一批审美价值超越时空的人物形象，打开其尘封数百年的心路历程通道，一颦一笑依然那么鲜活迷人。

毋庸讳言，这些人物形象的美并不是基于道德的美，也不是看似基于文艺审美而实际上仍是基于道德的美，而是人类情感之美，美得动人，美得恼人。他们大胆的情感诉求，不要说在礼教卫道士看来是洪水猛兽，就是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也自叹不够前卫。他们遭受的苦难大多相似，而追求情感满足的方式则各有不同。

《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上卷“清河晓风”通过十二篇人物情感专论，对生活中的美与丑进行概括提炼，使之具有更为令人信服的典型性。由此，人们看清并诅咒那个可怕的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善的向往，树立起战胜丑恶的信心，进而营造更为和谐美满的人生。

《迎合与抗争：潘金莲情感解码》——潘金莲是一个奸雄式的人物，正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女人中的大丈夫。她生活在黑暗的深渊里，没有光明，没有温暖。她挣扎着，想爬到深渊的表面上来，结果痛苦与折磨的状况加深，压力加重，终于沉到深渊的底部。在这个深渊里，野蛮的摧残，疯狂的欲念，顽固的专横，把人类的价值，个性的自由，对爱情幸福的向往与追求统统变得一钱不值。丑恶的环境扭曲了潘金莲的人性，使其美好的天赋和正当的追求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感恩与臣服：李瓶儿情感解码》——李瓶儿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美貌、金钱、儿子乃至生命，去追求真情真爱，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随着生命的消失，她曾热烈追寻的美好境界，如同肥皂泡一般闪现的美丽光环瞬间就破灭了。这标志着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可以得到金钱、美貌、儿子，可以选择疯狂、纵欲、淫荡，但是很难找到真挚的情爱，因为那是一个几乎无情无爱的世界。李瓶儿以自己的死实现了正常人性的复归和升华，使人原谅和忘却了她的



所谓不忠和浅薄。她对真情真爱的追寻，是透过黑暗的苍穹闪现出的一抹绚丽的灵魂之光。

《忠义与觉醒：庞春梅情感解码》——春梅出身低贱，在西门府的地位同样低贱，不过是众多婢女中的一个。可是，她的心性却很高，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潘金莲和李瓶儿，甚至连吴月娘也不在话下。兰陵笑笑生跳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界定，从纯粹自然情感而非伦理道德规范的角度塑造了春梅这一女性文学形象，展现了她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主观意志。春梅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展示出表忠感恩、江湖义气和身体觉醒的混合色彩。她长期生活在一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恶劣环境里，形成了一种高傲与自卑、追求与绝望、善良与残忍共存的心态。

《渴求与幻灭：韩爱姐情感解码》——陈经济惨遭杀害，使韩爱姐执着的恋情遭受到毁灭性打击。韩爱姐从荡妇直接转化为贞妇似乎不合情理，但正是这不合情理中蕴藏着合乎情理——人类情爱发展的非理性特征。显赫地位和物质享受的消失，性爱与情爱对象的惨死，“亲昵情谊中的道义责任感”的钳制，使得韩爱姐悲观厌世，甘愿自绝于命，恪守贞节观实际上是其人生幻灭心态的一种非本质的表现形式，绝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男女之间存在着的所谓纯情。

《自怜与自弃：宋惠莲情感解码》——宋惠莲这一文学形象的出现是有意义的，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纯粹从情感角度而非传统伦理道德角度描写的女性文学形象。在这里，女人首次走出男人的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界定，首次显示了令许多大男人内心深感郁闷的女性主观意志。宋惠莲轻浮虚荣，浅薄愚蠢，卫道士尽可据此大骂她是不耻于人类的贱货淫妇。她从小给大户人家当婢女，受到淫荡风气的熏染，沾染了一些不合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习气。她贪图享乐，攀附主子，一旦得势便忘乎所以。她的情感追求更是无法从传统伦理道德界定的角度加以肯定，其自我设定的操守观则有着讲求天理良心的独特内涵。

《正统与虚伪：吴月娘情感解码》——西门庆与别的女人纵欲时，她压制住自己的情欲，把精神寄托在尼姑讲经上，以此求得心态平衡。西门庆死后，她一再拒绝引诱与威逼，始终保持着清白之身。她不但与众“淫妇”诸如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三醮的孟玉楼也有着本质区别。她是一个礼教与佛法的忠实信奉者，因而兰陵笑笑生是把她作为一个善终善报的典型来描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月娘作为女人的悲剧对中国古代女人来说，比潘金莲的悲剧更具普遍意义。千百年来，有多少中国女人的青春和欢乐被埋葬在那高高的贞节牌坊之下。

《报复与追求：孙雪娥情感解码》——兰陵笑笑生并没有把孙雪娥当作被毁灭的美好形象来加以刻画，作品所表现的是她“远非善美”的品性。如她与奴仆来旺儿“有首尾”，显然不合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她是宋惠莲含羞自尽的直接责任者，是被性嫉妒的毒焰烧昏了头脑；西门庆死后，她与来旺儿私奔寻求新的生活本值得同情，却又偷盗财物。如果更多地考虑到人物的生存环境与心理诉求，少受一些兰陵笑笑生从封建文人视角解读的影响，那么，似应产生这样的认识：孙雪娥既有别于李瓶儿忍气受辱，形同僵尸般的无声无息；又不同于潘金莲放纵情欲，贪得无厌。孙雪娥一直以冷眼看待西门府中的人与事，她的身上带有一点主体亮色，闪烁着情爱追求的微光。

《依附与陶醉：如意儿情感解码》——如意儿的一切努力主要是为了求得生存。她曾有过婚姻的体验，正处于情欲需求旺盛的年龄，从被卖到西门府后一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满足。长期的性压抑，必然造成她的性饥渴心理。因此，她与西门庆偷情也有着解除自身性饥渴的成分。如意儿靠自己的身体来满足西门庆的情欲需求，求得生存，谋取财物，解除性饥渴，憧憬美好前景且陶醉其中，这些做法实际上与妓女并没有多大区别，似应受到严厉谴责。然而，如意儿又是值得同情的。试想当时处于待业境况且孤立无援的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路可供选择呢？当今时代的人对她实在“不应有恨”，更不应因有恨而信手给她戴上一顶淫妇的帽子。

《谋财与纵欲：王六儿情感解码》——王六儿为了达到借色求财的目的，巧用表忠术和示弱术。前者表现为把身心完全奉献给西门庆的决心，她毫不留情地赶走旧情人韩二捣鬼，在与西门庆的性活动中一再有意贬低韩道国，先让西门庆在精神层面大获全胜，形成君临天下的优越心态；后者表现为在性活动中对西门庆勇于献身而无所不至，擅长性爱兼特色服务，完全沉浸在肌肤之亲的乐趣之中，使西门庆的心理性无能焦虑得到有效抑制，而大男人优越意识扩张到最大化。王六儿是一个有着追求自身亢奋情欲满足与借色求财双重目的的妓性形象，这在历来重视正统的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罕见，显现出极具特色的性格特征。

《守贞与输身：林太太情感解码》——林太太有着一个正常年轻女人所应有的七情六欲，又有过婚姻性体验，长期的守寡生活和对情欲的渴望，使她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色荒。她不愿在情欲的苦苦煎熬中度过一生，要追求情欲的满足。从传统伦理道德界定的角度来看，林太太显然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淫荡女人。然而，从人类情感的角度来看，结论则大相径庭。她年轻守寡，遭受着情欲的煎熬，成为贞节观的牺牲品，值得所有性心理正常的人同情。门第和地位的高贵，决定了在她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守节，一条是偷

情。她为了追求情欲的满足而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无疑是对贞节观的无言抗争。

《自负与自卑：西门庆情感解码》——西门庆永不消歇的欲望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女人，“饱暖思淫欲”很能形象地说明问题。在西门庆的生活经历中，几乎始终在打着性消耗战。西门庆刻意追求震撼心迹的美，显然属于正常的审美心理，因为性爱作为一种诱人的动人心目的力量，其原本就是感性的，不存在没有激情的性行为。潘金莲、李瓶儿和王六儿在西门庆屡屡变换的性伙伴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们激发了西门庆的性激情。他的人生轨迹始之于贪恋女色，终之于贪恋女色，而以经商贯穿始终。

《温梦与逐利：应伯爵情感解码》——应伯爵因难奈凄凉而丧失人格，不得不恭维奉迎，做一个帮闲，这就是应伯爵的人生轨迹。作为一个职业帮闲，应伯爵不仅精通帮闲心理，而且掌握了帮闲应具备的诸多技巧。应伯爵最擅长的是揣摩西门庆的心理，可谓了如指掌，准确率极高。潘金莲对此看得再清楚不过，说是他掌握了西门庆的“性儿”。应伯爵对自己的帮闲技巧也充满自信，曾经大言不惭地向西门庆炫耀说：“我恰似打你肚子里钻过一遭的。”兰陵笑笑生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极见功力，将历代帮闲人物的特点加以集中深化，赋予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塑造了一个集古今帮闲所有恶德于一身的文学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意义和极高的美学价值。

上述对《金瓶梅词话》人物情感的梳理或许显得有些琐碎，然而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启示，尤其在当今这个讲究个性释放的多元化时代，且处在不再谈性色变的人文背景下，《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上卷“清河晓风”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生命意识与终极关怀的思考。在明代涌动着的人性思潮中，在尚未找到新的方式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身体觉醒往往以放纵情欲的丑陋形式出现，而情欲的放纵与情欲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腐朽的文化当然在走向死亡，所谓新兴的文化同样前途渺茫。整个《金瓶梅词话》世界一片漆黑，令人感到悲凉，感到窒息。然而书中直接或间接勾勒出一道道异彩纷呈的人物情感线，却有着永恒持久的艺术魅力。

三

“亚文化”一词从英文 Subculture 翻译而来，又称“副文化”、“小群体文化”，是个社会学概念。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亚文化是主文化的一个分支。如因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在统一的民族文化之下，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或地区文化。亚文化既具有本民族



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语言文字、行为模式等，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亚文化一经形成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对所属的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总体文化的次属文化。透过时空层面，似可解读亚文化的这一属性。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同一民族或同一地区多数人奉行的文化属于主文化，少数人奉行的文化属于亚文化。从空间角度来说，某种文化在某一时期尽管为多数人所奉行，也仍然属于亚文化。如足恋在中国一定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全民性的审美标准，但其作为亚文化的特征是不会改变的。

亚文化是主文化的分支，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硬要把二者割裂开来看，反而难以了解亚文化的特征，因为亚文化的依附性是很强的。如果把主文化比喻为一个有机体，那么亚文化是有机体上的一些组成部分，各有各的功能与状态。离开了母体，亚文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正因为主文化有太多的限制，追求理想的人们会对传统的东西产生反感，导致了标新立异心态的出现。当然，亚文化的出现原因往往比较复杂，也可能由心理取向变异、环境的限制、时尚的流行等因素造成。同性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心理取向变异可能导致纯粹同性恋者的出现，环境的限制可能导致两栖同性恋者的出现，而标新立异心态和时尚流行心态也都可能导致纯粹同性恋者或两栖同性恋者的出现。

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对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了。主文化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认知，甚至是几千年以来扎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善与恶的评判基石。上层建筑总是随时随地地控制和掌握主文化，对于那些叛逆的亚文化来说，整个社会总有拨乱反正的责任，如欧洲中世纪时期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这也就更加剧了对立的情绪。至于那些对主文化不构成叛逆的亚文化，情况则可能好得多，如欧洲几个世纪前普遍存在的鞭恋与中国元明清时期残酷的贞节观，因与主文化不存在冲突或对主文化有利，甚至受到了主文化法律的保护。

文化的载体是人，是生活着的有复杂关系的社会人。而小说都要写人，所以小说也是形象的主文化史和亚文化史。《金瓶梅词话》中的各色人物身上同样体现了这种载体的功能。兰陵笑笑生所描写的人物与以往小说中的人物变化极大，他们迫近生活，迫近于凝聚着社会精神人格的人的生存方式、生存信念、生存态势以及各种价值标准，也直逼主文化和亚文化。在清河县这个人生大舞台上，浓缩了中国主文化与亚文化。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主文化与各种亚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撞击。

每一个人都别无选择地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当地的文化必然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亚文化角度切入研究《金瓶梅词话》中的一些人

与事，已经跳出了传统金学的研究范畴。视野更为开阔，且颇有一点现实意义，因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这一研究的基点。

以西门庆为例，《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下卷“柳岸残月”中所涉及的诸如鞭恋、虐恋、足恋、同性恋、残忍意识、贞节观等亚文化现象都与他有不解之缘。又如太监性补偿和因果报应等亚文化现象，对于解读《金瓶梅词话》中人物形象如李瓶儿的性格演变也有一定的帮助。

《示尊与唤起：鞭恋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由于一些人有着施虐恋性心理或受虐恋性心理，而鞭子在性领域具有特殊的象征作用，因而又有满足某种性心理与性需求的功能。鞭笞者有些时候并不是为了让受鞭者感受痛苦，而是意在唤起鞭笞者自身的鞭恋性意识。在民间，鞭子也可成为示爱工具，鞭笞有时会变成一种带有鞭恋色彩的性游戏。

鞭恋行为从属于虐恋行为，是虐恋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鞭恋行为，无论是施虐性鞭恋行为或是受虐性鞭恋行为，无论是真实的、模拟的、象征的，以及仅仅属于想象的，在达到一定程度时，都可以成为满足性冲动的方式。

在远离朝廷的民间，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由于主文化的控制力相对薄弱一些，人性的展示也就相对比较自然和充分。生命更显活力，生活更有乐趣。鞭恋行为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也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示。

《降服与刺激：虐恋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虐恋行为很难被认识和理解，也很难治疗与根除。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在。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一切虐恋行为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而历史上的一切虐恋行为也都可以在现代生活中找到翻版与发展。借古鉴今，了解虐恋行为的特征与实质，对人们性心理的健康发展应该是有启示有裨益的。

人们的虐恋性生理和虐恋性行为，属于常态还是变态，是可以通过虐恋程度加以界定的。如男女在性过程中感到异常兴奋时，有程度适当的情咬行为，且性对象乐于接受，属于常态虐恋范畴；如果一定要把性对象咬得鲜血流淌，使性对象难以忍受，则属于变态虐恋范畴。

中国内地人由于深受主文化影响，那些带有虐恋行为的示爱方式表现的程度往往比较轻，或是在男女之间秘密进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热恋青年男女间的虐恋行为则表现得公开而热烈，程度也会比较重。

《审美与激发：足恋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宋代社会以来中国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文人墨客歌咏女子小脚之美的诗文作品也屡见不鲜。无论以白为美，还是以小为美，本质上都属于足恋畸形审美心理范畴。尽管在中国足恋畸形审美心理曾一度深入人心，几乎成为全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约定，但其畸形审美的亚文化性心理特征则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古代社会中三寸金莲变成了人们认定女子美丑的一种关键审美标准，大概和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把足部和性器官相联系的足恋畸形审美心理有关。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的足部本来是最敏感最怕羞的部位，在穿鞋代替了赤脚的文明时代，足恋畸形审美心理也可以转变成为鞋恋畸形审美心理。中国古代缠足之风的形成与肆虐，所满足的即是足恋畸形审美心理。

在中国人的性习俗中，脚本来是一个怕羞的部位，也自然就成为女性隐私部位之一。又由于红色具有刺激性，因而在性活动中，女子穿着红睡鞋对于有足恋畸形审美心理的男子便有着独特的功能。西门庆有足恋畸形审美倾向，对女子在性活动中穿着红睡鞋更是情有独钟，可以称之为“红睡鞋恋”。

《诱惑与迷失：同性恋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同性恋现象是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形态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也无论是在知识爆炸的今日，还是尚处蛮荒的远古时代，都不难发现同性恋现象的踪迹。同性恋一词的内涵包括了态度、情感、社会观念和标准，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概念。

多数人具有的性心理，经得起时空检验，且符合人类自身繁衍的客观规律，一般应视为正常性心理，并由此构成了性的主文化；反之，少数人具有的性心理，或只是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多数人具有的性心理，经不起时空检验，且不符合人类自身繁衍的客观规律，一般应视为异常性心理，也由此构成了性的亚文化。

在当今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人们应该更加明晰地保持这样一种认识：既要承认同性恋者渴望同性之爱的心理诉求，又要避免有人以此为幌子对别人造成生命的危害和心灵的创伤，更要避免最大化人群所坚持的异性恋性取向崩溃。尊重同性恋者的同性之爱诉求，是一种人性关怀；而异性恋性取向一旦崩溃，人类就有可能渐趋消亡。

《宣泄与冷漠：残忍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就被一种血淋淋的场面所浸泡，造成这一现象的无疑是残忍意识支配下的残忍行为。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是文化渐进的历史，探究残忍意识对生命的漠视，如果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中，就可看出它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社会内涵。残忍意识的出现和存在，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反映。

残忍意识是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由于古代中国的共同文化背景，人们普遍存在着残忍意识。残忍意识成为人们的心理认同，难以消除，遇有适当的机会就会表现出来。在残忍意识支配下出现的残忍行为，往往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为人津津乐道，赢得满堂彩。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经

常见到凶残血腥场面的描写，满足的就是读者的残忍意识，《金瓶梅词话》中武松杀嫂就属这种情况。

古代社会真实存在的官刑与私刑的残酷，假说中地狱种种刑罚的惨毒，以及封建文人为劝世说教而有意无意编造出来的善恶相报故事的恐怖，都想方设法制造血腥场面，以达到心灵震慑的目的。然而，在形成心灵震慑的同时负面效应也显现了出来，即给人树立了一种恶的榜样，让人的心态变得冷酷无情，起到了残忍的示范作用。关爱生命与漠视生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人文分野。对残忍意识引发的漠视生命的现象，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人类如果连生命都不能珍惜，还能珍惜什么呢？

《制裁与恪守：贞节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夫死守节或以身殉夫都是违背人情，摧残人性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女子自愿献身，无怨无悔呢？这是因为古代社会认定恪守贞节是女子的最高美德，政府褒奖，光耀门楣，而这一切都是以巩固夫权制家庭，确保子女出自丈夫的正宗血统为原点的。近千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数不清的贞节牌坊和烈女祠，就是明证。贞节观似乎源自程朱理学的提倡，实际上是出自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需要，而宗教的震慑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人类绝对自然的事情加以压制其结果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这一规律对于受贞节观钳制的女子也是适用的。病态的加强向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发展，一种是纵欲，一种是守节。前者表现为对性自由的追求，后者表现为性领域的自我制裁。

贞节观产生了双重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女人的性无知，而这被认为是应该纯洁地进入婚姻的姑娘的绝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贞节观在极其严厉地把贞节不平等规则强加于女人的同时，却设法确保男人的乐趣，不但在婚内，在婚外也是如此。更奇怪的是，贞节观最后竟然成功地把这种男人制造的观念灌输给了女人，且公开宣称男人的需要就是女人所必须做到的，导致了許多女人在宣扬和贯彻贞节观的时候，比起男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占有与畸变：太监性补偿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如果没有人逼迫或巨大利益诱惑，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愿意主动放弃正常男人的生理机能，放弃家庭快乐，放弃人身自由，去当一个受人歧视的太监。因为宫中几乎与世隔绝，一旦作为太监进入，一生中再难有的人生追求。由此可知，到宫中当太监，大多出于迫不得已或追求巨大利益，尽管每个太监的情况并不相同。

太监是君王确保对女人的独占欲与后嗣传承的纯正而出现的特殊群体，是在生理上失了正常性功能，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全的一类人。生理上的畸形，会



导致同样畸形的变态性心理与变态性行为。他们存在着过度补偿心理，一门心思要挽回损失，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寻求高额补偿。获取权利，干预朝政，聚敛财富，占有女人，可谓无所不为，无所不至。

太监由于是后天人为地丧失了正常性功能，心理严重变态，再加上遭受社会的歧视，其情欲焦虑与自卑心理会使其心理呈现出病态症状。与宫中女子对食的，主要是一些处于下层的小太监。那些已经发迹暴富的大太监，已不满足于此，而要像正常权贵豪富那样娶一大群妻妾，有的还要娶大家闺秀为妻妾。有的大太监甚至连自娶成群妻妾也不能满足其畸形性心理，而更醉心于夺取身属别的男人的女人来满足自己的伤害欲。

《钳制与窒息：因果报应亚文化解码——以〈金瓶梅词话〉为例》——佛教宣扬宿命论与来世幻想，作为推行其伦理的依据。本来佛教的业报理论和无我说有其辩证成分，但越往后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越走向迷信与形而上学。慧远宣扬三世果报，认为此生的苦难是前世罪孽决定的，而人们行善得报的希望渺茫的来世。

因果报应与历代官刑相配合，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戒，即以残酷的责罚使人产生畏惧，进而安分守己；二是教化，即以刑罚为训诫手段，使人知是非，审善恶，正廉耻，自觉恪守伦理规范。

因果报应造成的罪孽感和忏悔意识，迫使李瓶儿求王姑子为自己念《血盆经忏》。李瓶儿曾带着罪恶向心中的新生活奔去，就像潘金莲带着罪恶走向新生活一样。然而，带着罪恶才能跨进门槛的生活，只能使她们坠入更黑更深的苦海。如果说潘金莲死于武松刀下是遭受因果报应的的话，那么，李瓶儿则是怀着对这种惩罚的恐惧而死去，她以为花子虚的阴魂要把她勾到阴司去接受审判。

上述诸种亚文化现象，有的早已风光不再，只是个别人依然痴迷，如足恋；有的似乎是新时尚，其实古已有之，如鞭恋；有的不仅古已有之，如今还要争名分，如同性恋；有的虽已被批判了上百年，但仍然坚定地护卫着女人的身体，如贞节观。文化就是这样，可以传承，可以异化，但很难断绝。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感受到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少人出现了职业性的精神偏执症与情感异化症，由此造成了人们心性的冷漠。由常态虐恋行为到变态虐恋行为，由变态虐恋行为到人身伤害行为，再由人身伤害行为到伤害动物行为，譬如猫等。可以这样说，对于生命的关爱与漠视，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人文分野。